

朱文公文集

四

書問答

答袁機仲

真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顏命繁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察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

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初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及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盡其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為一畫之時若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偶又於四畫已各增一奇一偶而為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祭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撰著之法三變之中掛初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

則全是私意杜撰捕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洩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

纂編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况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為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謀於門不味其腴而較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况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

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隨其所得掛劫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

八九六乃撰著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撰著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撰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撰著為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備就如予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撰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撰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撰著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淺近而今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

重之亦是因八卦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傳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各家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渙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大如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曾說矣狂妄僭率幸勿

鄙語也

答袁機仲

伏承別紙誨論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揮斥亦已不遺餘力矣今復下諭使整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既辱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巖嶷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為復陰生於午於卦為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為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為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蓋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為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為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為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為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為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溢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况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繁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為仁陰柔為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為仁肅殺為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牴牾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歛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為陰柔也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

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二黑下二陽而上二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文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蓋所以不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感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憲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又讀來書以為不可以仁義禮智分四時此亦似太草率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時之相配其為理甚明而為說甚久非憲獨於今日創為此論也凡此之類竊恐高明考之未詳思之未審而卒然立論輕肆詆訶是以前此區區所懷不欲盡吐於老丈之前者尚多此其為地地之聲音顏色大矣若欲實求義理之歸恐當去此而虛以受人庶幾乎其有得也惜易皇恐憲又稟

答袁機仲別幅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東南坤於

文王八卦之位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子
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
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
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
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
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
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
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
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
位一陰雖生而未嘗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
始盡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
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
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
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
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在亥位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在巳位
巳以剝上九頃果不食十月為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
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
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
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
陰為乾為遇義亦同此詳前條有是謂而未蓋論其始生
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
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

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
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
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觀說亂了正意耳

來諭又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
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
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
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然則謂冬春為陽夏秋為
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為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
巽為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此亦
書之說推之而論卦之文通與彖辭相
為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
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來諭以東南之溫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
之言也於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
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
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
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
屬乎陰也於是強以溫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北之陰以
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
剛其於方位氣候悉交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
乖迥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
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
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
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
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

事作長為生欽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恍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離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疎不下徒自紛紛成箇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書為然也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誡今有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

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答袁機仲

奎諭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羨充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然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答袁機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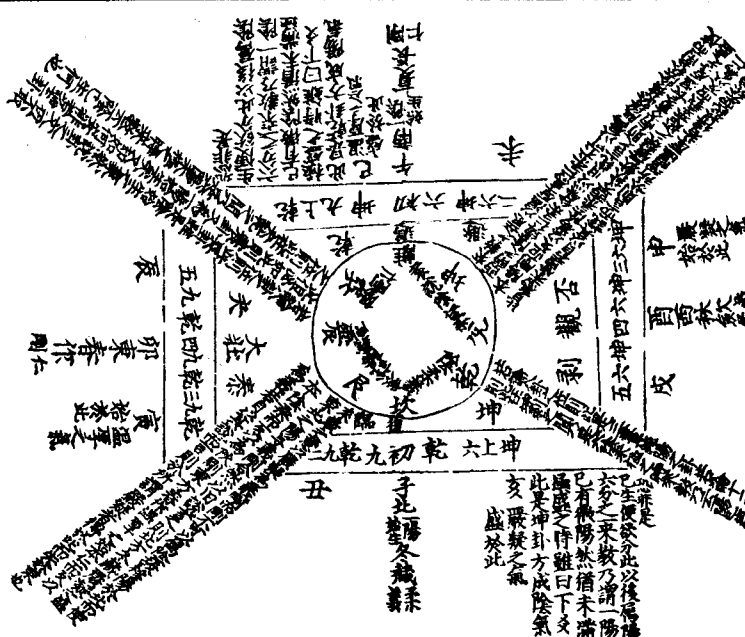
拜辱垂諭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為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二陽純乾之方為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為乖刺之甚者及既知而又以十二卦為說而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

遷就之意乃不過懂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為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圖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非以為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根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脫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偶不能

生四象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夫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偶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亦生一奇一耦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陽矣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亦分為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為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陰六條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八卦皆分是皆自然而生漢湯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也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着力處此可為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為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及之熹又稟

圖以卦子今寓於此者皆謂陰多六六不記但此義乃以陰多而相攻其
 是而必勝華蓋蓋而後說聖者故攻之其非難事今來所說見於兩小卦及
 聖者分界有扶正之功其意蓋不若已附屬而保此改正而不去新
 深種種移後之說之為善也



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專意者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
 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從陽於此
 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從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
 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
 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疆附於北方嚴疑之義不則却
 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
 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難
 此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使西方三卦三
 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
 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
 此之明白詳盡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意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
 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
 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紛有
 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
 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
 不能使公為我也若自此開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
 文之出而實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
 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
 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德知良遂
 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開處言之
 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抽鑿之不合又如此

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易說垂示極奇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又
 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
 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為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
 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為仁秋歛冬
 藏為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
 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為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
 據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
 其所以為說則又必以為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
 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為六畫然後能使乾居
 東北而為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為夏秋之陰又必橫截
 陰陽各為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為乾
 之仁夏居南而為坤之仁秋居西而為坤之義冬居北而
 為乾之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鄙意注則其割裂補綴破
 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
 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為西北之卦艮為東北之卦顛
 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
 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賤乾之尊使居艮位未知使艮却
 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
 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
 極為一兩儀為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
 布筭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
 是兩儀為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

據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
 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為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
 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
 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據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
 但以前論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
 也凡此四條喜皆不敢輒以為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
 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傳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
 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
 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
 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
 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
 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
 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
 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
 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
 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
 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真輩尚何足與言易
 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
 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
 為子以復為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字此
 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答趙提舉

善書

養用之久性裁雖辱寵臨而恹恹卒迫不能少款每以爲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之晚而不獲親扣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感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是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

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賤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友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提舉

易學未嘗指教乃有簡易之襲令人踳踏其書草略何足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數伏亡已近嘗略修數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膠合

終有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

與周益公

熹竊以孟夏清和伏惟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丞相國公鈞候動止萬福喜近嘗拜書并胡先生基文請教今者至城中乃知未遣已白史君趣其行諒亦非久當微鈞聽也熹有少懇率易拜稟熹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收其墨蹟為多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闢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本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胃懷本趣也嘗欲抄目錄季傳本語附其後而并刻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而未暇也今江西使者汪兄季路乃欲取而刻之臨川妄意欲求相公一言以重其事庶幾覽者有以知此幅紙數行之間而其所開涉乃有不可勝言之感非獨為筆札玩好好設也伏惟相公亦當慨然於此而終惠之早賜揮染附季路為幸甚厚其他尚有與王觀文論邊事數紙異時并當附呈以求審定也專此具稟不敢它及伏乞鈞照

答周益公

昨蒙寵喻范歐議論鄙意有所不能無疑欲以請教而亦未暇今遇此便似不可失而病軀兩日覺得沉重愈甚於前勢不容詳細稟白但竊以為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呂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若如尊喻却恐未為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熟思之也向見范公與呂公書引汾陽臨淮事者語意尤明白而集中却不見之恐

亦為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雖不害為守正然未得為可與權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少日見徐玉文端立自言嘗見石林疑范馬鍾律之辨乃故為同異以釋朋比之疑者因告之曰此事信否未可知然為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為之一笑而罷今日之論恐或類此故并及之借率皇恐切望矜恕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據精博論議正平而措意深遠允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墨參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特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遠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

無宿怨而倦倦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恐亦以忠宣川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乎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齊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

並取雖以孫元規勝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得讓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决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所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辭矣若謂范歐不足為才也耶為德也耶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特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悶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積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為自託之計於是竄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幽冥而不違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舉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共毅開豁終有未十分有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

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公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不為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黷聞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之快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依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鑄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諭又以昭錄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為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為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

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公之傑或者過為隱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傳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况於後世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為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似一時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為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感焉而尤以為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懸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

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
玩其文詞以爲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
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
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
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
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
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覆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
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
爲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
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
廢興存亡之幾而爲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求鑒者固非
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
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其韓公所謂仁義
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
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
耶則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
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道
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
指爲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諭者蓋嘗
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
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傳觀今昔
考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彙
雖正流通用力爲多其於此事必不草草況又當此正道
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

便有所分竊計念之已然而處之亦已精矣顧熹之愚獨
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默然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所恨
爲學習氣已深不自覺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
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別紙

伏蒙別紙垂諭楊至曲折不勝皇恐熹前此本以異議得
罪於丞相幸蒙矜察今又失於周防有此踈脫意必已重
得罪而遂見絕矣不謂丞相來聽不遺洞見底蘊至於誨
諭之詳雖使熹自爲辯數不過如此幸甚然聞州縣兼行
之間不無觀望因繫筮捷橫及無辜棍徒之熾至今未解
遠近傳聞過有疑論此殆未知丞相辨其外家自有契分
而仁心曠度本不忍使其狼狽至此也熹旣蒙鑄誨感懼
之深尚恐未有以此聞于鈞聽者無復稟白伏惟照察千
萬幸甚

與留丞相

前此蒙諭楊至秀才事率易報稟似聞已荷寬慈許以容
恕足見大人之度至公無我有如此者不勝敬服然聞有
司尚以前日符移之峻追捕未已其人至今竄伏無所容
寄有足矜者如蒙推念更得一言明諭所屬罷其捕逮仍
俾互相開白使知盛德雅量不讎匹夫之意則此人終受
賜矣熹等知素厚不敢復避嫌疑而冒昧及此并冀容察
皇恐死辜

答留丞相

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教拜領伏讀慰幸已深至於垂諭

詩後動懸則又竊仰德盛禮恭樂取諸人不難舍己之意蓋有一介布衣之士所不易者歎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偶因垂問率易呈獻亦以姑備燕申餘暇速服止睡之須不謂乃蒙親賜點閱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斟酌取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執轡還贊之心畢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為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然其用力於此不為不久而歷選平生講磨論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乃有過於明公也更有它書欲遂傾困倒廓以晚進於几下而私居乏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一恁象印證則亦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之晚而其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能不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遺便表記叙謝自昏不得謹好尤以呈懼并乞矜察

與曾裘父

求仁之方竊意潛心久矣方恨未獲躬扣昨敏夫寄示送行序文其說似皆的當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與曾裘父

向聞垂意齊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造日以深矣恨未得聞一二也敬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疑否元履過合非常未知所以稱塞士友蓋多禁之而熹竊有權焉想高懷正如此當有以警策之也

與曾裘父

敬夫為元履作齊銘嘗見之否護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

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實左右也崇安二公祠記熹所安作轉往求教雖不及改尚警其後也

答黃叔張維之

示及三書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喻不敢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胃襟流出為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辨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答耿直之象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備身窮理守正俟命之說雖行之不力有愧夙心亦未嘗敢舍之而從人也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綜理名實直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顧雖未及一見而職事之間適相首尾乃有不約而合者於是始復益信前日心期之不偶然也茲者又承示及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說不唯有以見賢侯在泮弦歌之盛而潛心大業體用圓融之妙所以警發味陋者又為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然項於此書粗嘗討究亦見前輩之說有如此者因以文義求之竊疑聖言簡直未遽有此曲折而孔顏之所以為聖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者以為之本然後有以應事物之變而無窮以是止據舊說不復致疑今睹來示雖若不異於前人而其規模之大體用之全則非彼所

子